

論語

手抄
釋譯

丁永康 書寫

李健秋 譯文

中國書局

丁永康 書寫
李健秋 譯文

論

語

手抄釋譯

中國書店

論語
手抄釋譯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論語手抄釋譯/丁永康書寫;李健秋譯文. —北京:

中國書店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80663-440-0

I. 論… II. ①丁…②李… III. 硬筆字-楷書-書法-作品集-中國-現代 IV. J292.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84883 號

論語 手抄釋譯

丁永康 書寫

李健秋 譯文

責任編輯 陳連琦

出版 中國書店

地址 北京市宣武區琉璃廠東街一一五號

郵編 100050

電話 010-63150310

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印刷 北京泰山興業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本 690×850mm 1/8

印張 35.5

版次 二〇〇七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80663-440-0/J·441

定價 六〇元

出版前言

作為一部跨越了三千年時空的經典，《論語》在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裏是絕對不可以被忽略的。它簡淡而雋永，素樸而豐富，字裏行間處處閃耀着智慧的光芒。古代士人以此修身、齊家、治國乃至平天下，而對於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來說，《論語》中包含的人生哲理，亦足以幫助我們應對壓力、解決困惑、舒緩心靈。

正是有感於《論語》一書的巨大精神魅力，我們特地約請了著名硬筆書法家丁永康先生手書《論語》，希望能藉助他秀雅勁健的書法最大限度地傳達出《論語》雍容淵深的內涵，達到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統一。同時我們也請李健秋博士為《論語》作了譯文，簡潔曉暢

的譯文附在書側，應該會幫助讀者在閱讀和欣賞時更好地理解原著的精神。

擁有了這本書的您，也許會在某一個悠閑、散淡的日子，沏一杯清茶，在書桌旁坐下，聞着書香，與聖人對話、品味古人智慧的同時，讓優美的字體流入心間，或者握一支珍藏已久的鋼筆，用筆尖觸摸三千年來延展于中國和整個東方文化的精神脈絡。在鍵盤充斥于我們生活的今天，用一種古老的方式重新親近古人、親近文字——也許，解讀經典，就應當用這種古典的方式，而非用一種國學快餐的形式，壞了經典的精髓、讀者的品味！

中國書店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六月

丁永康書法藝術簡介

丁永康，江蘇淮陰人，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書法專業，一九八六年加入中國書法家協會，現為中國金融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保險書畫藝術研究會秘書長，擅長楷、行、草、隸多種書體。其楷書以歐體見長，行書以王羲之、趙孟頫書體為師，草書從《十七帖》、《書譜》入手，經過多年的臨摹，均達到一定水平和高度，形成了清秀飄逸之風格、雅俗共賞之美感。其作品自一九八一年開始，多次在國內重大書法比賽中獲獎，許多作品被國內外博物館收藏。他的硬筆書法成績斐然，先後七次在全國重大比賽中獲獎，人民教育出版社、

金盾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台灣商務印書館等幾十家出版社為其出版上百種字帖。兩盤《書法講座》VCD，發行超過一千萬冊，還有兩項寫字教學成果獲國家專利。目前，仍有多種字帖在書店熱售。《書法報》、《中國鋼筆書法》、《跨世紀人才》、《中華英才》、新華網、書法網等十幾家報刊、網站作過專題報道，稱其為中國硬筆字帖出版冠軍。目前，其硬筆字帖展正在北京書法家協會網『字帖大王丁永康』欄目展出，其毛筆書法作品正在淘寶網——鼎力網絡商店展銷。

目錄

學而篇第一	一	顏淵篇第十二	七〇
爲政篇第二	五	子路篇第十三	七八
八佾篇第三	一〇	憲問篇第十四	八七
里仁篇第四	一六	衛靈公篇第十五	九八
公冶長篇第五	二一	季氏篇第十六	一〇六
雍也篇第六	二八	陽貨篇第十七	一一三
述而篇第七	三五	微子篇第十八	一二二
泰伯篇第八	四三	子張篇第十九	一二六
子罕篇第九	四八	堯曰篇第二十	一三四
鄉黨篇第十	五五		
先進篇第十一	六一		

【譯文】①孔子說：『學習了知識，然後時常去實踐它，不也是件很愉快的事嗎？志同道合的朋友從遠方來，不也讓人很快樂嗎？別人不了解自己却不為之而惱火，（這樣的人）不也應該算是有德君子嗎？』②有子（孔子的學生有若，在孔子死後曾一度為孔門弟子所敬重，故被稱為有子）說：『平時做人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却喜歡冒犯頂撞上級，這樣的人是很少見的；不喜歡冒犯頂撞上級，却

喜歡造反，（這樣的人）是從來沒有過的。有德君子致力於做人的根本，做人的根本確立了，仁義之道也就自然產生了。孝順父母、敬愛兄長，這就是仁義之道的根本所在。』③孔子說：『待人接物花言巧語、態度偽善的人，很少有合乎「仁」的標準的。』

學而篇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

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而篇第一

子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篇第一

子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篇第一曾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

學而篇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而篇第一之一章①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篇第一之二章②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篇第一之三章③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

論語
手抄釋譯

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學而篇第一之三	四章	子曰道
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學而篇第一之三	四章	子
而篇第一之三	五章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	
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學而篇第一之三	四章	子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	學而篇第一之三	四章	子
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	學而篇第一之三	四章	子
謂之學矣	學而篇第一之三	七章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
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	學而篇第一之三	七章	子

亂說話，講信用。博愛衆人并親近有德行的人，這樣躬行實踐，都能做到之後，有多餘的精力，就再去學習文化知識。」④子夏（孔子的學生卜商，字子夏）說：『選擇妻子，能看重其品德而不重其容貌；侍奉父母，能盡心竭力；事奉君主，能獻出生命；同朋友交往，說話誠實講信用。這樣的人，即使沒有讀過書，我却認為他一定是個受過教育的人。』

【譯文】①孔子說：「君子如果不儀容莊重，就沒有威儀，即使讀書，所學的東西也不會很牢固。（君子）應當以忠信為主，不要和品德不如自己的人為友。犯了錯誤，就應當及時改正。」②曾子說：「認真處理父母的喪事，追祭遠代祖先，（這樣的風氣推廣開來，）自然會使社會風氣變得忠厚實樸了。」③子禽（孔子的學生陳亢（Chán Gāng））問子貢（孔子的學生端木賜，字子貢）：「老師他老人家到了一個國家，必然會聽到這個國家的政事，這是他自己去問來的呢？還是別人主動去告訴他的呢？」

子貢說：「他老人家溫和、善良、恭謹、嚴肅、節儉、謙遜，因此才會聽到這些國家中的政事。他老人家得到政事消息的方法和別人不大一樣吧？」④孔子說：「（看一個人是否孝，）當他父親在世時，要觀察他的理想抱負；如果他父親去世了，則要考察他的行為，看他是否能長期堅持實踐父親在世時的有道理的教誨而不改變，這些都能做到的人，可以說是孝了。」

改	學而篇第一之八章	曾子	曰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
矣	學而篇第一之九章	子禽	問	於子貢曰夫子至於
是	邦也必聞其政	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	
子	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	其諸異
乎	人之求之與	學而篇第一之十章	子曰父在觀其志	
父	沒觀其行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學
而	篇第一之十一章	有子	曰禮之用	和為貴先王之道
斯	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禮

改。『學而篇第一之八章』①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篇第一之九章』②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學而篇第一之十章』③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mù），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第一之十一章』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篇第一之十二章①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學而篇第一之十三章②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篇第一之十四章③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

節	之	亦	不	可	行	也	學而篇第一之十四章	有	子	曰	信	近
於	義	言	可	復	也	恭	近	於	禮	遠	恥	辱
也	因	不	失	其	親	亦	可	宗	也	學而篇第一之十四章	子	曰
君	子	食	無	求	飽	居	無	求	安	敏	於	事
而	慎	於	言	就	有	道	而	正	焉	可	謂	好
學	也	已	學而篇第一之十四章	子	貢	曰	貧	而	無	諂	富	而
無	驕	何	如	子	曰	可	也	未	若	貧	而	樂
富	而	樂	富	而	斯	之	謂	與	子	曰	賜	也
始	可	與	言	詩	已	矣	告	諸	往	斯	之	謂

【譯文】①有子說：『禮的作用，以凡事都處理得恰到好處為可貴。過去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的原則中，最可貴的地方就在於此。它們無論大事小事都處理得恰到好處。但是如果禮行不通的話，人們不按一定的規矩制度來做事，僅僅是以凡事恰當與否來衡量（而不考慮是否合乎禮），也是不可行的。』②有子說：『與人的約定合乎義，這個約定就易於實現。待人接物態度莊重有禮貌，就不會招致侮辱。與親近的人結交并信賴、依靠他，這樣做事情也就比較可靠了。』③孔子說：『有德之人，追求的不是吃得飽足、住得舒適，（他們要求於自己的是）做事情精明強幹，說話謹慎，親近有道之人，不斷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能够做到這些的人，）可以說是好學了。』

來治理國家，（不會真正使百姓歸化，整個國家安定和睦，自己則）像北極星一般，安然處於中心的位置上，使別的星辰都圍繞着它。」④孔子說：『《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思想純正，沒有不合乎道的東西」。』⑤孔子說：『如果僅僅用法制來引導，用刑罰來要求，百姓祇能暫時地免於犯罪，却不能培養出廉耻之心；如果能用道德來引導，用禮教來要求，那麼不但會培養出百姓的廉耻之心，而且會使人心歸服。』

而	知來者	學而篇第一之十五章
子	曰不患人之不己	
知	患不知人也	學而篇第一之十六章
爲政篇第二		
子曰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爲政篇第一之三章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爲政篇第一之四章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爲政篇第一之五章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爲政篇第一之六章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而知來者。『學而篇第二之十五章①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學而篇第一之十六章②
 爲政篇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爲政篇第二之一章③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爲政篇第二之二章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爲政篇第
 二之三章⑤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篇第二之四章』①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篇第二之五章②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為政篇第二之六章③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篇第二之七章④ 子夏

立	四	十	而	不	惑	五	十	而	知	天	命	六	十	而	耳	順	七
十	而	從	心	所	欲	不	踰	矩	為政篇第二之四章	孟	懿	子					
問	孝	子	曰	無	違	樊	遲	御	子	告	之	曰	孟	孫	問	孝	於
我	我	對	曰	無	違	樊	遲	曰	何	謂	也	子	曰	生	事	之	以
禮	死	葬	之	以	禮	祭	之	以	禮	為政篇第二之五章	孟	武					
伯	問	孝	子	曰	父	母	唯	其	疾	之	憂	為政篇第二之六章					
子	游	問	孝	子	曰	今	之	孝	者	是	謂	能	養	至	於	犬	馬
皆	能	有	養	不	敬	何	以	別	乎	為政篇第二之七章	子	夏					

【譯文】①孔子說：『我從十五歲起，開始立志求學；三十歲後，知道如何恰當地說話辦事；四十歲以後，遇到事情不再困惑；五十歲後，瞭解了上天的安排，六十歲後，一聽別人說話就能分辨出真假是非；到了七十歲，不必再刻意地約束自己，所思所想沒有不合乎道理的。』②孟懿子向孔子請教孝道。孔子說：『孝就是不要違背禮。』樊遲（孔子的學生樊須，字子遲。）為孔子駕車，孔子告訴他說：『孟孫向我請教孝道，我回答說：『不要違背禮。』』樊遲說：『這是什麼意思呢？』孔子說：

『父母在世，依照規定的禮節侍奉他們；父母去世，依照規定的禮節安葬他們，祭奠他們。』③孟武伯向孔子請教孝的含義。孔子說：『除非是他生了病，他的父母才會為他的病情擔憂。』④子游（孔子的學生言偃（yǎn），字子由，吳國人。）向孔子請教孝的含義。孔子說：『現在人們把養活父母稱作孝。（其實這哪裏夠呢？）人們對犬馬之類的動物也是養活，如果沒有恭敬的態度，（僅僅以養活父母為孝，）那麼孝養父母與養活犬馬又有什麼區別呢？』

【譯文】①子夏請教孝道。孔子說：「在父母面前保持愉快的態度（以使他們心情愉快），是件難事。（但如果僅僅滿足於）有事情，年輕人服侍盡力；有酒有美食，讓年長的人享用，難道就可以算是孝了嗎？」②孔子說：「我給顏回（顏淵，孔子最喜愛的學生）講學，整整一天，他從不提出反對意見和疑問，好像很愚鈍的樣子。但等他回去自己研習，却往往能夠闡發出新的東西。可見顏回這個人并不愚笨。」③孔子說：「（要瞭解一個人，）考察他與什麼樣的人做朋友，觀察他為達到一定目的所

採取的方法手段，體察他平常的所作所為和所思所想，（如果從這些方面入手，那麼）這個人怎麼隱藏得住呢？這個人怎麼隱藏得住呢？」④孔子說：「溫習舊的知識的同時，能有新的體會和發現，這樣的人，可以去當老師教導別人了。」⑤孔子說：「君子不應該像器皿一樣（祇有一種用途）。」⑥子貢問孔子怎樣的人才算是君子。孔子說：「（不論什麼事）先去做，做到了再說出來。（能做到這一點，應該算是君子了）。」

問	孝	子	曰	色	難	有	事	弟	子	服	其	勞	有	酒	食	先	生
饌	曾	是	以	為	孝	乎	為政篇第之八章	子	曰	吾	與	回					
言	終	日	不	違	如	愚	退	而	省	其	私	亦	足	以	發	回	也
不	愚	為政篇第之九章	子	曰	視	其	所	以	觀	其	所	由					
察	其	所	安	人	焉	度	哉	人	焉	度	哉	為政篇第之十章					
子	曰	溫	故	而	知	新	可	以	為	師	矣	為政篇第之十一章					
子	曰	君	子	不	器	為政篇第之十二章	子	貢	問	君	子	子					
曰	先	行	其	言	而	後	從	之	為政篇第之十三章	子	曰	君					

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為政篇第二之八章①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為政篇第二之九章②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為政篇第二之十章③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篇第二之十一章④ 子曰：『君子不器。』為政篇第二之十二章⑤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篇第二之十三章⑥ 子曰：『君

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政篇第二之十四章①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篇第二之十五章②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為政篇第二之十六章③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篇第二之十七章④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為政篇第二之十八章⑤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

子	周	而	不	比	小	人	比	而	不	周	為政篇第二之十四章	子					
曰	學	而	不	思	則	罔	思	而	不	學	則	殆	為政篇第二之十五章				
子	曰	攻	乎	異	端	斯	害	也	已	為政篇第二之十六章							
子	曰	由	悔	女	知	之	乎	知	之	為	知	之	不	知	為	不	知
是	知	也	為政篇第二之十七章	子	張	學	干	祿	子	曰	多	聞					
闕	疑	慎	言	其	餘	則	寡	尤	多	見	闕	殆	慎	行	其	餘	則
寡	悔	言	寡	尤	行	寡	悔	祿	在	其	中	矣	為政篇第二之十八章				
哀	公	問	曰	何	為	則	民	服	孔	子	對	曰	舉	直	錯		

【譯文】①孔子說：『君子以道義來團結人，不朋比為奸相互利用，而小人則相反。』②孔子說：『祇讀書却不思考，就會被一些謬論所欺騙；而僅空想却不讀書，就會陷於困惑，甚至失去學習的熱情。』③孔子說：『與那些錯誤的觀點理論作鬥爭，就可以消除它們所造成的危害。』④孔子說：『仲由（孔子的學生，字子路）！我告訴你什麼是聰明吧！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承認不知道，這就是聰明呀！』⑤子張（孔子的學生顓孫（zhūn）孫師，字子張）向孔子請教為官求俸之道。

孔子說：『多聽，有了疑問姑且保留，其他有把握的，謹慎地說出，這樣就會少犯錯誤；多看，有不明白的地方姑且保留，其他有把握的事情謹慎實行，這樣就會少做讓自己後悔的事。少說錯話、少做錯事，這就是為官之道。』

【譯文】①哀公（魯國國君，「哀」為其諡號）問孔子：「怎樣做才能使百姓信服？」孔子回答說：「提拔正直的人，廢置奸佞（*ang*) 邪曲之徒，就會使百姓信服；提拔奸佞邪曲之徒，廢置正直的人，那麼百姓就不會信服。」②季康子（魯國大夫季孫肥，哀公時任正卿，是當時魯國最有權勢的人。）問孔子：「怎樣才能使百姓恭敬有禮、盡忠於上並努力上進呢？」孔子說：「（執政者）嚴肅認真地處理百姓的事，百姓就會恭敬有禮；（執政者）孝敬長輩、愛護晚輩，百姓也就會盡忠於上；

（執政者）提拔好人、教化能力弱的人，百姓就會努力上進了。」③有人問孔子：「您為什麼不去做官從政呢？」孔子說：「《尚書》上說：「（最重要的是）孝道呀！要孝順父母、友愛兄弟，並推行這種風氣，使之影響於政治。」（我做到這一點，）這就是從政，為什麼一定要做官才算從政呢？」④孔子說：「做人不講信用，我不知道這怎麼能行得通？（信用之於人，就像）車轆前安橫木的活銷，沒有了它們，（拉車的牲畜根本栓不到車上，）車怎麼走得動呢？」

諸	枉	則	民	服	舉	枉	錯	諸	直	則	民	不	服	為政篇第
季	康	子	問	使	民	敬	忠	以	勤	如	之	何	子	曰
臨	之	以	莊	則	敬	孝	慈	則	忠	舉	善	而	教	不
能	則	勸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或	謂	孔	子	曰	子
奚	不	為	政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子	張	問	十	世	可	知	也	子	曰	殷	其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書	云	孝	乎	惟	孝	友	于	兄	弟	施	於
有	政	是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	政	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軌	其	何	以	行	之
哉	為政篇第	之	十	章	子	曰	人	而	無	信	不	知	其	可
也	大	車	無	輓	小	車	無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為政篇第二之二十三章①』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篇第二之二十四章②』
八佾篇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篇第三之一章③』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八佾篇第三之二章④』

因	於	夏	禮	所	損	益	可	知	也	周	因	於	殷	禮	所	損	益
可	知	也	其	或	繼	周	者	雖	百	世	可	知	也	為	政	篇	第
子	曰	非	其	鬼	而	祭	之	諂	也	見	義	不	為	無	勇	也	為
八	佾	篇	第	三	孔	子	謂	季	氏	八	佾	舞	於	庭	是	可	忍
也	八	佾	篇	第	三	家	者	以	雍	徹	子	曰	相	維	辟	公	天
子	天	子	穆	穆	奚	取	於	三	家	之	堂	八	佾	篇	第	三	之

【譯文】①子張問孔子：『今後十代，可以預先知道嗎？』孔子說：『殷沿襲夏的禮制，其所增減的，現在可以知道；周沿襲殷的禮制，其所增減的，現在也可以知道。那麼，繼周而起的朝代，即使是百代之後，現在也可以推測出來。』②孔子說：『如果明知受祭者不是自己祖先的神祇(三)却去祭祀他，這是諂媚。見到按道理應當挺身而出的事情却袖手旁觀，這是怯懦。』③孔子談到季氏，說：『他舉行儀式的時候，用八佾(三)之舞這種事他都敢做，還有什麼事是他不敢做的呢？』

④仲孫、叔孫、季孫三家(魯國當政的權臣)，在祭祀祖先和撤除祭品的時候讓樂人演唱《雍》這首曲子(這是天子才有權使用的祭禮)。孔子(聽到這件事後)說：『《雍》詩中有這樣的句子：『諸侯助祭，天子主祭，各就其位，莊嚴肅穆。』(三家祭祀時)在祭堂上唱起這兩句的時候，是取這兩句詩的哪一層意思呢？』